

大字版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谨以此书献给我少女时代的朋友们，
还有那些随风飘逝的岁月……

轮椅上的 梦

(下)

· 张海迪 / 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轮椅上的梦

(下)

张海迪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轮椅上的梦 (大字版) / 张海迪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—7—5002—4055—6

I. ①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4317 号

轮椅上的梦 (上、下)

著 者: 张海迪

责任编辑: 贺世民 包国红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07 千字

印 张: 38.2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4055—6/I·691

定 价: 66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265

销售服务热线: 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41

人们在记忆中会忽略很多事，这如同计算机的一种操作方式，一个程序被忽略后，就能进入另一个程序。忽略并不等于那一切储存的信息被删除了，往事是删除不掉的……我不再回忆和平，只让她在我的记忆中保存。在这里，我要忽略她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与此同时，我想起了另一件事。那天，维嘉又带着妹妹去找爸爸妈妈了。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，那个冬天在我的记忆中是灰暗的，天空，四周，还有我的内心深处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盼来什么，可又不得不盼望。我们没有父母的消息。我常常感到莫名的恐惧，我害怕听见有人“自绝于人民”，一听见这句话，我的头脑就会一片空白，一连几天都在可怕的想象中度过，直到证实“自绝于人民”的人是陌生人。可我并不因为他或她是陌生人就会消除恐惧感，无论是谁都会让我害怕……我尽量不把事情往坏处想，可所有的一切却都没有往好处发展。维嘉和妹妹临走时，要谭静陪伴我，他们也许很晚才能赶回来。

我在窗口看着他们远去了。忽然，我听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欢呼起来，噢噢，打中喽，打中喽！我

看见那个男孩儿和他的几个伙伴儿仰脸望着天空欢呼着。我向那片幽蓝望去，啊，一只白色的鸽子，它被弹弓打中了，发出凄厉的尖叫，正头朝下坠落着，它的翅膀松弛无力地扑扇了几下，一头栽到地上，两腿抽搐了几下，就再也不动了。那些男孩子把它拎走了。我知道那是维嘉的鸽子，洁白可爱的鸽子……它常在我的窗外咕咕叫，他们为什么不让它飞翔了？我为鸽子悲哀，趴在窗口发呆……

我听见谭静叫喊着跑来了，她高喊着我的名字，方丹，方丹！她像一股热烈的风从门外刮进来，方丹，告诉你一个天下最好的好消息！她扑过来用冻得冰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。方丹，你知道我多高兴啊！说着，她在屋里转了个圈儿，脸颊红红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一副神采飞扬的表情。我不知道谭静是从哪儿跑回来的，只看到她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，额上渗出亮晶晶的汗珠，就连那绺卷发也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。方丹，你说这事儿多让人激动啊！谭静拍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儿，不知怎样表达她的喜悦。

我还在为那只鸽子的死难过，我想告诉谭静，维嘉的一只鸽子被人打死了。可谭静却依然兴致勃勃，全然没有在意我难过的样子。她说，方丹，我在路上

就猜，要是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高兴的。我被谭静的情绪感染了。我问，谭静，什么好消息啊？

嗨，解放军文艺宣传队来招文艺兵了！谭静说，方丹，你不知道，考试的地点就设在我们学校，很多人都去报名了。方丹，我也想考，你说行吗？啊……这可是一次最难得的机会呀……

看到谭静眉飞色舞的快乐样子，我也为她感到高兴。现在参军是一件最光荣的事。如果能穿上绿色的军装，戴上鲜红的帽徽和领章，就能够昂首挺胸地面对生活。谭静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快点去报名啊？我问她。

谭静说，我就是来找你商量呀。方丹，你说我是考弹钢琴呢，还是考唱歌呢？

我想，你还是考弹钢琴吧，很多人都会唱歌，弹钢琴可不行。

对。谭静快乐地拍着手表示赞同，又说，方丹，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练过琴了，走，我背你去我家，听我练支曲子，看我弹得行不行。

一束冬天的阳光透过窗子射进屋里，把端坐在钢琴前的谭静照得很有光彩，掀开的琴盖上映出她充满幻想的脸庞。她沉思片刻，展开细长灵活的十指，在白色和黑色的琴键上飞快地滑过，琴声宛如一条欢快

奔腾的山涧小溪，歌唱着，跳跃着，汇成了汹涌壮阔的江河。

谭静的表情随着迅速弹奏的十指而变化着。我相信，无论谁看到她弹琴，都会被她白皙灵巧的十指所吸引。它们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活泼地蹦跳着，就像一群会跳舞的小精灵。在一串流水般明快的琶音之后，一个熟悉而优美的旋律又回响在我的耳边：

.....

落满树叶的一条路，
跑来一个快乐的女孩儿，
风把她的长发向后飘起，
女孩儿一边跑一边笑。

她欢笑着跑进一条小河，
温暖的河水淙淙流淌，
女孩儿快乐地奔跑，
她的脚下溅起白色的水花。

.....

谭静有多久没弹奏这支琴曲了呢？当生活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，我就很少听到琴曲了。现在，我又一次听见自己在问，那片树林真的那么美吗？没有回

答，只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这叹息是从我的胸腔里情不自禁地发出来的。

谭静的手略一停顿，立即换了一支旋律舒缓而辽阔的曲子。音乐的变化是无穷的，它也能把人带到一个无穷变化的世界中去。谭静的手在琴键上尽情地跳跃，她激情澎湃地弹奏着，她的脸因为高兴涨红了。恍惚间，我看见她已经穿上了绿色的军装，戴上了军帽，帽子正中闪烁着一颗耀眼的红五星。啊，穿上军装的谭静多漂亮啊！我觉得眼前变得明丽起来，她手指下那串抒情的音符在我心中汇成了一支熟悉的歌，它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。我很想唱一支歌，我要唱，唱一支心里的歌……

谭静抬头深情地凝望着我，眼里闪着晶莹的光，仿佛在轻声对我说，方丹，唱吧……

谭静反复弹着前奏曲，琴曲飞向窗外，飞向天空。我向窗外望去，明净的蓝天里仿佛有一行披着金光的大雁正在振翅飞向远方，歌声飞出了我的喉咙：

远飞的大雁，
请你快快飞，
捎个信儿到北京，
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。

.....

当我唱完停下来，发现谭静正用一种欣喜的目光打量着我。方丹，你唱得多好啊！你的音色美极了。你怎么脸红了？我说的是真话。她说着，忽地从琴凳上站起来，扑到我身边，两只眼睛激动地注视着我，方丹，你为什么不去考呢？

谭静，你怎么想出这个主意呢？我可不行……你看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……谭静，我不行，你去考吧，你一定能考上……

不。谭静一下跳起来，方丹，你真傻，这又不是让你考舞蹈，而是考唱歌。我想，你坐在那里唱也一样啊。谭静说着，搂住我的肩膀又说，方丹，别这么难过，你想想，要是咱们俩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文艺宣传队该多好啊！演出的时候，明亮的灯光照耀我们，你为大家唱歌，我为你弹琴伴奏……她为自己想象出的情景高兴得拍起手来。

我被谭静的话感染了，我的眼前是徐徐拉开的红色帷幕，舞台上五彩缤纷的灯光把台下照得一片光明。谭静身穿军装，正坐在一架钢琴前，钢琴旁坐着身穿军装的我，灯光下，那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格外耀眼。我的歌声回荡在剧场的每一个角落……

方丹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谭静摇着我的肩头。

可是我怎么去考呢？我问。

谭静也好像醒悟到这一点，她想了想又说，方丹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找宣传队的首长，跟他们好好说说，让他们来看你。我要告诉他们，你有多么好的歌喉，还要告诉他们，你多么想到舞台上唱歌。方丹，我相信，他们会来，一定会来的……

可是……

谭静又想了想，眼睛倏地一亮，说，方丹，你不会让他们听见你唱歌吗？我是说，我带着解放军来，你就在这里大声唱歌，让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，我敢说，他们听见你唱歌一定会收下你。

可是，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呢？再说，我唱什么歌呢？

方丹，你怎么啦？到了关键时刻问题这么多。唱歌当然要唱你喜欢的啦，只要你能唱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唱到他们来，声音一定要响亮。

那好吧，我就唱《远飞的大雁》。

方丹，我走了，待会儿你可一定要大声唱啊。谭静把我背回家，临出门又再三叮嘱我。说完，她就像一只燕子似的轻盈地飞走了，我被谭静的想象搅得一分钟也不能平静，好像一团火在我的心里升腾着。

窗外，天空一片晴朗，太阳也金灿灿的。我觉得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晴朗的天了。我趴在窗边，这样，就能看到大院子里来往的人。要是看见解放军文艺宣传队的首长，我就大声唱。我的手使劲儿扒住窗框，注意地看着每一个走进大院子里的人。我的心里反反复复默念着歌词，尽管我早就熟悉了这支歌，却还是担心到时候唱错了。我觉得这支歌就堵在我的喉咙里，随时都要飞出来。

我等待着，想象着，我听见谭静高声叫喊着，看见她高高地扬着手，满脸欣喜地向我跑来，方丹——来了，来了，唱啊，快唱吧！在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穿绿军装的人，他们军帽上的红星亮闪闪的……

我从没有这么紧张过，万一他们来了怎么办？万一他们不来呢？我的头脑也从没有这么混乱过，一会儿信心十足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变成一只大雁，飞上高高的蓝天，我多想飞到解放军文艺宣传队去啊。

过了很久，谭静还没有回来。我扒着窗框的双手早就硌得麻木了，手指尖也没有了血色，我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向一边倒下去，我没有力气支撑自己了。我想再爬起来，可两只胳膊已经麻木了一样。我躺下了……就这样倒下了吗？要是这时候解放军来了怎么

办？去唱歌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吗？我真恨，恨这麻木的身躯，恨这没有知觉的腿……

不——我听见一声叫喊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不，不能放弃，我要去唱歌，要唱，要唱……可我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木然地看着窗外的天空，云朵变幻着在天上悠悠地飘过。又多久啊？白云渐渐变成了浅浅的橘红，忽然，歌声从我的记忆里缓缓飘来，越来越响……那时，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唱歌，维娜谭静她们就这样来到了我的床边……

我还要唱，躺着也要唱，一刻不停地唱……

42

谭静站在考场外面的走廊上，心情紧张地等待着。她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报考解放军文艺宣传队，望着前边黑压压的人群，谭静心里后悔来得太晚了，但她不住地安慰着自己，只要能让我弹一支琴曲，只要弹一支……她相信，自己一定有成功的希望。

前来报考的男女青年都在兴奋地叽叽喳喳谈论着，紧张而好奇地紧盯着考场的门口，倾听着从里面传出来的唱歌、乐器演奏或朗诵，注视着从里面出来

的每一个人，并从他们掩饰不住的懊丧或是喜形于色的脸上探寻着成败，暗自将自己的条件同他们做着对比。谭静看见班里的几个男同学在排队，他们有的拿着二胡，有的拎着小提琴。刘援朝也来了，他手里握了根笛子。不一会儿，他进了考场，里面很快传出他吹的一段笛子独奏。从考场出来时，刘援朝似乎一脸兴奋。看见人群里的谭静，他说，谭静，往前挤啊，要不什么时候才轮到你呀？谭静摇摇头，脸上做出为难的表情。刘援朝挤过来说，哎，告诉你，他们考你的时候啊，关键是别紧张，千万别紧张，你保证没问题。说完一蹦三跳地跑了，谭静有点感激地望着他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时间在不易觉察地溜走，太阳的影子已经斜了，排队的人谁都没有想到去吃午饭。已经是下午了，来考试的青年们进去出来，一个又一个，再有十几个人就能轮到谭静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个眉清目秀的女兵走出来朝人群一挥手，简单干脆地宣布，大家注意啦，现在名额满了，后边的解散！

这个突如其来的宣言就像晴空里一声炸雷响过，刚才还热闹非常的人群猛然寂静了，但随即又发出一阵乱哄哄的质问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啊？可是他们得到的一概是否定的回答，不行，就是不行！后边的解

散！大家要遵守纪律，下次会有机会……

谭静心慌了，急得几乎要哭出来，她扑上去紧紧抓住那个女兵的胳膊，不停摇晃着。说，请你让我进去吧，我……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是弹钢琴的！

不行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你为什么不早来？

那也得让我进去，非得让我进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首长说。

我们队长忙着呢。你还是下次再等机会吧。说着，女兵转身就要进去，却被谭静拽住衣袖死不撒手，她有点想发火了，语气带着责备，哎，你这是干吗？

让我进去吧。谭静乞求般地央告着。

不行，不行，部队有纪律，哪能这么随便呀。那女兵真发火了。

谭静也急了，忽然瞪圆了眼睛怒气冲冲地说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我一定要进去！说着伸手就要推门，急得那个女兵大声喊起来，郝队长，郝队长……

怎么了？吵吵嚷嚷的。一个男性浑厚的嗓音随着打开的屋门传出来，谭静一抬头，看到了一对浓黑的剑眉和一双黑亮的眼睛。她鼓起勇气说，郝队长，您让我进去吧。

你有什么事啊？身材高大魁梧的郝队长看着谭

静，很宽厚地笑着。他的笑容让谭静有了信心，她有点儿激动，又说，郝队长，我只提一个要求，让我弹一支钢琴曲，我是说，不管你们要不要我，我只要你们听我弹一支曲子。

哦？郝队长惊异地打量着谭静，看到她的十指正不停地活动着，眼睛里流露出那样坚定的神情。他无法断定这个女孩子哪一点打动了他的内心，于是，他打开了屋门说，来试试吧！

嗨，谭静内心发出一声欢叫，她好像踩着云雾似的走向屋角的钢琴，觉得屋里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自己，心里不禁一阵狂跳。可一坐到琴凳上，她立刻沉静下来，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把所有的不安和紧张都消除了。一双手缓缓地抬起来，又轻轻地落下去，她先弹了一组和弦，然后，手指就像夏日傍晚的飞燕，展开矫健的翅膀，在闪亮的琴键上盘旋、飞翔。她的身体像风中的杨柳，轻悠悠地摇着、晃着。忽然一串琶音弹奏从她的指间飞出，准确而灵活，那娴熟的指法立刻惹得那几位穿军装的主考们面面相觑。谭静注意到郝队长那张英俊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惊讶和赞赏，她初试的紧张顿时烟消云散了。她索性彻底放松十指，让它们自由活泼地在琴键上发挥着才能。她的弹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，热烈欢腾，如同

一排排巨浪扑打在礁石上，飞溅起无数晶莹的水花，谭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和自豪。

琴曲结束了，主考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

谭静脸儿红红的，只觉得自己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喉咙了，她双手按住欣喜狂跳的心，期待地望着郝队长。他同主考们小声商量了一会儿，微笑着递给她一张表格，亲切地对她说，你先把这张表填一下。

哎。谭静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闪亮的眸子里迸射出欢乐的火花，她坐在一张课桌后面，握笔的手怎么也止不住发抖，她想，方丹如果知道这一切该会多么高兴啊！对，填完这张表，她还要请郝队长他们去看方丹，这会儿她一定等得着急了……可是她将给方丹带去多么让人激动的好消息啊！

表格很快填完了，谭静双手交给了郝队长。他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着，忽然抬起头来问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填父母的情况呢？

谭静的脸刷地红了。我……她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你父亲在什么单位？他现在做什么？这个总会填写吧？郝队长和蔼地问。

谭静点点头。

郝队长又说，还有，你还要填写你母亲的情况，她在什么单位，现在做什么。懂了吗？说着把那张表

格还给了谭静。当谭静再一次把表格交给郝队长，他低头飞快地在表格上扫了几眼。谭静看见郝队长温和的表情严肃起来，他声音很低地嘟哝了一句，你父母都在接受政治审查，那你……

谭静急得就要哭出来了，她赶快说，郝队长，我父母有问题，可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……

屋里的气氛变冷淡了，谭静发现主考们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，郝队长好像不愿放弃她，于是，就又同主考们小声商量和争论起来。

你先到门外等一会儿吧。刚才把她拦在门外的那个女兵对谭静说。谭静点点头退出门外，她仰脸靠在墙上，心里感到忐忑不安，她知道自己弹奏得很美，可是……

仿佛过了很久，谭静的目光几乎快要把那扇门盯穿了，终于，郝队长踟蹰着走出来，看到她焦急的神色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对她说，谭静，你的个人条件是很优越的，可我们是部队文艺宣传队，所以……

不行了吗？谭静忍住眼泪，声音发颤地问。

我想你可以再到其他文艺宣传队去试试，凭你的天赋，你会找到希望的……郝队长避开正面的回答，亲切而委婉地劝说着谭静。

不，你们收下我吧，我就是要参军，就是要参加